

微处管窥关仁山：在乡土叙事中寻找精神原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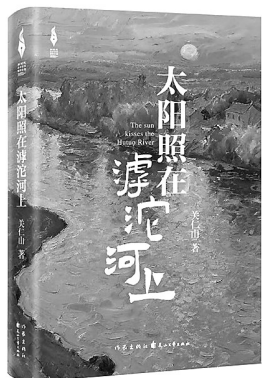


陈彦慧 毛雨禾 吴潇

采访关仁山，在一个初秋的午后，明媚的阳光打在身上，晕染出一层暖色。采访结束后，他孩子般地开心：“我觉得今天谈得非常好，谈到了许多过去没有谈过的内容。”记得那一年，第一次采访关仁山，是他刚刚从鲁迅故乡绍兴领了“鲁迅文学奖”特地赶回石家庄接受采访的。他的作品《感天动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不久前，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又闪亮面世，他再一次接受了我的采访。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关仁山大约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惨烈的唐山大地震中，他被埋在瓦砾中，一个13岁的孩子，经历了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心灵震荡，反倒使他早早对生命、对土地、对故乡有了不一般的见识，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对这片英雄而苦难的故土，一次次地深情回望、凝视和思考，为它鼓与呼，探索如何传承和重塑它的精神特质。

关注“前进着”的农民和农民生活，是关仁山几十年的坚守。他说，土地、河流赋予他文学意象，它们在风中的吟唱，是他难以忘怀的生命的景象。于是，他借助文字，与乡愁对望，与时代同频，他笃定：农民可以不关注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他说他是农民的儿子，要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



1 关于农民和土地

农民和农民生活，是关仁山关注的主体，从中篇小说《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破产》《平原上的舞蹈》，到中国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到《金谷银山》，再到获得第四届吴承恩文学奖和人民文学特别奖、被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以及他新近出版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中国农民和他们的生活状态上。他说，这次写河流、农民和土地，写得很艰苦，但也更得心应手。作品历时三年，经过多次修改打磨。

关仁山对土地的原始认知，来源于他的母亲，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关仁山从小跟着母亲种棉花，浇水、施肥、采摘，农民和土地就刻在他小时候的记忆中。后来，当他告别大海，谋求创作转型时，农民和土地正式屹立在他创作的中心。

创作走向平原，难在如何开篇。20世纪90年代，关仁山意识到他的创作必须转型时，一时甚是迷茫。一次私聊，作家谈歌说：“你往土地上走，你告别大海，写农村现实，这样的话就可以触及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他认为海运渔村跟广阔的农村比还是有局限性的。在完成反映乡镇企业面临困境谋求生存突围的中篇小说《大雪无乡》后，关仁山的创作，在整个社会向着城市经济发展、农民军大批进城的反方向出发了，从乡镇企业进一步靠近农村靠近农民，那便是《天高地厚》。

40万字的《天高地厚》对中国农民和土地百年来的变迁进行了回溯和探讨，如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得失等。《天高地厚》为他打开了广阔的乡村视野，到《麦河》时，关仁山呈现出旺盛的创作态

势，少了《天高地厚》的“瓷实”，多了玄幻神话甚至乱力鬼怪的东西，“虚”了起来，艺术性增强。如果说《天高地厚》《麦河》是摆出了农村存在的问题，那么《日头》不仅仅摆出了存在的问题，而且从制度、从文化、从思想的高度，探索时代困境的解围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仁山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谷银山》《白洋淀上》《太阳照在滹沱河上》，体现新时代新征程中，新农人在乡村振兴和党的重大战略中蜕变提振后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

最新出版的《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再次列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关仁山将目光投向华北滹沱河畔的“元塔村”，描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十余年间，一个村庄在时代浪潮中从困顿走向振兴的壮阔历程，小说主人公洪满沧是常山战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又是一位敢打敢拼的面粉实业家，人物颇具人性深度和情感温度，可以说是关仁山创作的一次突破，既写了滹沱河的风俗人情，也写到了人的心灵史与文化内驱力。读者从他和乡亲们的创业历程中感受当代农民精神面貌的变迁，体味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所面临的多元境遇和现实冲突。强国必须强农，乡村振兴中科技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怎样影响世道人心？这部作品关仁山借助新时代农民命运的起伏对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农民的命运起落和灵魂蜕变，是关仁山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文学批评家金赫楠认为，关仁山的写作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行进，作品几乎全部围绕农村题材，关注历史行进中动态的中国农村，其文学关键词正是与大时代的同频共振。

2

关于阅读和创作

跟所有的名人一样，在成为作家关仁山之前，有一个执着的读者关仁山。他阅读的启蒙者是他的父亲。父亲是一位乡镇干部，一次偶然的机，在镇里文化站看到一本小说《牛虻》，还看到了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于是将这两本磨得没皮的小说拿回家给上初中的儿子看。父亲不会想到，一个最平常的举动，却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在几十年后长成参天大树。之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也曾照亮关仁山整个的少年时代。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每当吟诵这首诗时，我们脑海浮现的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更是大文豪曹操。不知道冥冥之中有没有联系，考入昌黎师范理工科的关仁山，在学校碣石文学社当了社长，这似乎为日后浸润于政治与文字之间的他提供了某种暗示。昌黎师范给他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机会，他如饥似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铁皮鼓》等大量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都令他十分着迷。国内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荷花淀》《铁木前传》，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后来又阅读了风靡全国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红旗谱》《小兵张嘎》《子夜》等巨著。关仁山认为，作家创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从阅读开始，阅读增长智慧，同时得益于对繁杂日常生活的艺术感觉，一个作家能不能往前走，取决于他独特的艺术感觉，这种艺术感觉能够激发创作激情，还能帮助作家选择属于文学的宝贵素材和饱满细节，提炼加工成作品。业精于勤，勤奋只是作家从事创作的必要条件，阅读的勤奋，思考的勤奋和写作的勤奋。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1982年，毕业任教的关仁山在《冀东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静静的芦花塘》，很短、很美，没有对人性、人的复杂性过多的雕刻，只写生活中美的形态。但关仁山很快离开了这片纯文学阵地，那时候武侠小说盛行，他的心随之摇曳了。他迈向了通俗小说的“张康大道”：侦探的、武侠的、民间传奇的，长篇小说《魔幻处女海》《胭脂稻传奇》等等，写了一批作品。

然而，写不到金庸、梁羽生的高度。这时候，关仁山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的伯乐——管桦。关仁山拿着自己的通俗小说，在时任县委书记的引荐下，兴冲冲地拜见了管桦。管桦一目之下，看着他恍若看到了年轻的浩然——小平头、很朴实！于是悉心指导“你的书，我翻了翻，这不行。在于你创造道路还有些问题，你要扎根在丰南的大地上，深入生活，要感受人民的生活状态，并艺术地表达它，你要转型。”

在管桦老师的鼓励下，关仁山半年就转型成功，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苦雪》，发在《人民文学》杂志1991年的第二期上，并获得年度人民文学一等奖，被《小说月报》转载。（下转15版）



（扫二维码看采访视频）